

南湖头条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方菲

无数次从南湾湖的水面上经过,熟悉的浪花,熟悉的水的味道。但每一次的南湾湖面都不一样,每次的心境也不一样。

少年时,南湾湖的水盛满了欢笑和乐趣,好像整个湖水都埋藏着快乐的宝藏,多得掬捧不尽,畅游其中,不知时光疾速溜走。有时游湖到日暮方归,一帮伙伴骑着自行车呼啸而归,所经之途,归鸟群起,颇有李清照词“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的烂漫意趣。等到南湾风景区零售店里的三色冰激凌吸引力渐弱,青春时节来临,这个时候的游湖成了一个借口,多少羞于表达的心思随着湖水起伏,如烟水迷蒙处的一叶渔舟,如游鱼的身影,如湖上的风波,欲隐还隐,缥缈不定。一群人也好,三两个也好,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表情,有一些欲盖弥彰的对白。谁的视线落在湖水上,心却一团乱麻,谁的一个回眸,引起多少猜度?湖真是一个深沉的见证者,听取和看遍人间万象,容纳怀中,秘而不宣。它也激荡,也涛声阵阵,不管每个人的耳朵里,听到的是欢乐还是忧愁,激动还是落寞,湖只管扬波而去,水阔天长。再以后的游湖,和孩子一起的居多,从小心翼翼地怀抱、拉扯,到孩子自己欢跳着上船,恍如当年自己年少游湖一样地兴奋。回忆便像湖水一样漫过来了。泡在记忆里,对于中年人来说,能慢慢成癖。回忆更像南湾湖孕

育出的清茶,不只让人沉潜,亦能洗涤和涵养尘世中渐失清秀的灵魂。

信步走进南湾的茶园深处,那茅檐低小的炒茶屋,一口口大铁锅里,翻滚着毛尖苍翠的裙衣,如一群细腰的女子,在宛转。经历了火烘热焙,揉捻抛洒,毛尖茶更加裹紧了自己的精髓和平生收藏的风霜雨露。当条形紧密的茶叶借助一杯滚烫的白开水,亭亭玉立于杯中后,片刻的功夫,一泓清香漫溢的碧水,还原了最初的满山春色、旧时的青翠时光。这时,与茶相对,醉,痴,领悟,或吟咏,都难以自拔。

南湾湖一直是干净的,从有记忆开始就是。她一直是若干年前简朴的样子,山环着水,水环着山。大坝上水泥和片石的恒久结合,坚毅如初。她又一直是气象万千,风光无限的。春天山林里飘着丝丝缕缕茶香和兰香,湖面氤氲着最动人的气息;夏天下雨时,广大水域上景象壮观,声势浩大;秋天望不尽的淡蓝的水,和满山的落叶一样沉静;冬天湖面上飘着雪,小岛和远山都默然,清淡得让人想起丰子恺的漫画。而任何一个季节,不管热闹还是人迹寥寥,在临山面水的农家庄园里闲坐一个下午,都不是很奢侈的花销。

如此的平易近人而又耐得琢磨,也许是南湾湖的魅力所在。即使现在很精致的茶岛,仍然在湖心不遮不掩,坦然呈现,用遍地歌声迎

接踏浪而来的人们。身着素色旗袍的妙龄女子,在袅袅茶香中,翩翩飞舞着柔曼的双臂和纤指,一线茶泉从指尖莹莹起落,一朵微笑,透出山花一样的纯朴和湖水一样的明净,座中人,顿时忘却红尘。

南湾湖不仅仅是一处景观,这面人工湖还兼具防洪、灌溉、供水等多种用途,是信阳的“母亲湖”。20世纪50年代初,历经3年,南湾水库修成,至今已有70余年了。若是人到古稀,已是年迈苍老,到了需要儿女反哺的年龄。但南湾湖不曾老去,从不歇息,她日复一日地哺育着日渐成长的信阳城,源源不断地输出。有哪一个母亲不慷慨不多能呢?在她的怀抱里,满是甘甜的味道。

众生皆是水,如果用水来比喻年华,活泼少年时是小溪,朝气蓬勃年轻时候是河流,那么湖,就像心境澄澈的中年。怀旧,也纳新,胸怀广博;不喧闹,不招摇,波澜自在内心。中年的女子,越来越像记忆中自己那历经岁月沧桑的母亲。

其实每一个人生阶段,都是最好的年纪,截取每一段,都有源头的清澈,只要愿意沉淀,都可以明净下来。

一面湖,有万千波痕,太多启示深藏,等待游人发现和感悟。丰盛而简朴,辽远又细微,天地间自有大美,大道。

所有的过往和未来,涓涓流去,源源而来。

闲情拾趣

凤尾竹

蒋志明

在我办公室右下角角落,一棵蓬蓬勃勃、富有青春朝气的凤尾竹静静地在那里待了近六年。每次走近或审视它,我时常浮躁的心灵就会得到一丝丝的平静和抚慰。

单位为了美化办公环境,每个部室都添置了几盆花卉,且一年可以更换几次。在新办公室搬迁后,第一批花卉运来时,我一眼便看中了一棵娇小秀气的凤尾竹。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,它已由“小家碧玉”渐渐地变成了亭亭玉立的“大家闺秀”了,恰似年少时期玩的“小毬子”形状,可爱极了。

凤尾竹的生命力极为顽强,颇似青竹的一些品质。我选择凤尾竹也是深受著名大诗人苏东坡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”的名言佳句的诱惑。凤尾竹的习性不骄不躁,不用操心施肥,不用劳心剪枝。有时我将喝剩的茶水倒入花盆中,生怕玷污了它,哪知凤尾竹特好这一口,长得碧绿碧绿的,真乃青翠欲滴,秀色可餐。它好像吸足了养分似的一个劲儿地疯长,不由令我生出怜惜之心,对它情有独钟,呵护备至。

凤尾竹最大的特点是有耐力有韧性。有时我出差或外派学习,几天甚至半月不在办公室,期间,没有给它浇水、施肥和剪枝,可它依然长得十分茂盛。每次回到办公室后,我便立即放下手中的背包,将它精心地打理一番,顿时,心情舒爽多了。多年来,办公室的花卉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独舍不得换的就是这盆我心爱的凤尾竹。如今,它长得快有我高了,愈发显得可爱可亲。每天早晨一人办公室,我便爱不释手地将其整理一下,然后开始了一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。多年如一日,我始终如一的饲养着这盆凤尾竹,且乐此不疲。

凤尾竹为我的办公室增添了一道可人的风景。每次同事来访,他们便不谋而合地对凤尾竹赞美一番,乐得我心里像喝蜜似的。有知心朋友还夸我是一个有心人,特意地问我用什么灵丹妙方将这不起眼的凤尾竹伺候得顺顺当当、服服帖帖的。每每听到这些赞美声,我的心里便乐开了花。

凤尾竹不仅丰富了我多年枯燥乏味的办公室生活,还为我带来了许多的自豪感。每每工作繁忙、疲惫不堪时,每每思绪万千、内心不悦时,我都会伫立于凤尾竹的身旁,尽情地对它无言地诉说着我的内心世界,毫无保留地倾吐着我的喜怒哀乐和成败得失。

我赞美凤尾竹。我赞美它的素雅,也赞美它的清纯,还赞美它的气度,但我更赞美那些具备凤尾竹品行和风格的人们。

浮生岁月

我的退休生活

周明金

接到退休通知。虽然早有思想准备,但是那一刻还是有些莫名的失落。草草收拾完属于自己的东西,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事;告别了人住才26个月的新“家”;告别了熟悉的空间;告别了大院内的一草一木;告别了电脑、桌、椅、书柜,一应办公设施,恋恋不舍地开启退休生活。

草长莺飞,百花盛开。四月,春天中的盛季,人间尽芳菲。我郁闷的心在这个时节被染绿。花的芳香,泥土的气味,一次次向我敞开心扉的心房!出去走走吧——近处也有风景:放眼田野,满眼滚烫的绿意,草青一茬,绿了大地;花开一遍,香了一季!四月的最深处,不是山头、水间,而是那飘舞、多姿的云端,在烟雨红尘中飞舞的云烟,带着丝丝眷恋,与点点惆怅,穿越一个时空,能美丽人的心空,那斑斓的美丽,如诗人的诗行,仿佛又是画家笔端下的彩绘,在纷繁朵朵中驿动成美丽的千古,于是,就会慨叹,四月千古芬芳的诗篇里,曾孕育着绝代佳人一样的风韵,栖息其中,醉在其里!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。这是白居易《观刈麦》的一句诗。五月的风,裹着栀子的香味,带着榴花的火红,携着麦香,充满了希望和力量,我回了一趟老家,所谓的老家,庄

宅还在,儿时的房屋已经不复存在了,站在废墟上我还在回想那些印在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。宅沟也不是记忆中的样子,到处都是齐腰深的野草。长期淤积,宽阔的宅沟几乎被填平,一亩宽的水面上杂草丛生,斑驳的空隙飘着油一样的红色漂浮物。沟坝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;老宅上已不见茂盛的树木,灌木丛比比皆是;只有老宅一角那篷竹子还能彰显它旺盛的生命力;那篷竹子是我刚记事时父亲栽种的。父亲种它的目的是想用它编筐打篓,织竹箔。不承想,竹子似有报答之意,茁壮成长,为我家及周边的乡邻提供无数的帐竿、鱼竿、塑料大棚架骨……父亲逝世后,无人打理的竹子,一年比一年衰弱,已经生长无形、不成器的竹子被遗忘在老宅的一角,再无人问津。羸弱的躯干随风摇摆,发出“飒飒”的声音。回来后,失落好多天!

往年的六月,是各类考试的忙月,也是总结上半年得失、承上启下的分界;是对一个学期的告别,是即将开启漫长暑假生活的前奏;六月本是绿肥红瘦,红荷翠叶,景色温馨,心旷神怡的世界;可我六月的心情很沉重;曾经的往事,依稀而过。唯美的曾经;记忆在心灵的深处,久久珍藏。六月,打开季节的窗口,点

点绿色,如烟、如诗,轻轻摇曳。岁月如流水,一些旧事浮上心头,凭空里便多了一份哀愁。清浅的岁月,在暖暖的夏夜里飘散了一枕旧梦。满袖清风,收罗了恬淡的花香,散落在夜之深处。一路感慨,一路拾掇,一本闲书、一段文字,泄露了几多过往的心事。一席风,漫不经心的吹过,将散落的愁绪悄然吹落,只留几许的斑驳。沿着记忆的脉络,翻阅往事。淡然的拾取那些流转的岁月,一颗失落的心,仿佛烟雨般的迷茫。一帘雨雾,悄然的如柳丝轻飘,却是恣意的涣散。

持续高温,似乎提前进入了伏天,上旬、中旬干旱少雨,干涸的池塘,干枯的庄稼,一如枯焦的思绪。今年的七月,如火如荼;今年的七月,风火缭绕;今年的七月,犹如缠绕的藤,一直往上蔓延,想有边缘,却没有棱角。时常发呆,时常在思考,时常在莫名的叹息——岁月匆匆,想留的留不住,想忘的忘不了,想做的做不来。一年,在不经意间溜走了一半。摊开半年的纸笺,没有留下可供欣慰的文字,怅然若失。

我深知几个月来,我是在碌碌无为、虚度年华,但我战胜不了孤独、压抑、失落、无力、无望、自卑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该做些什么呢?